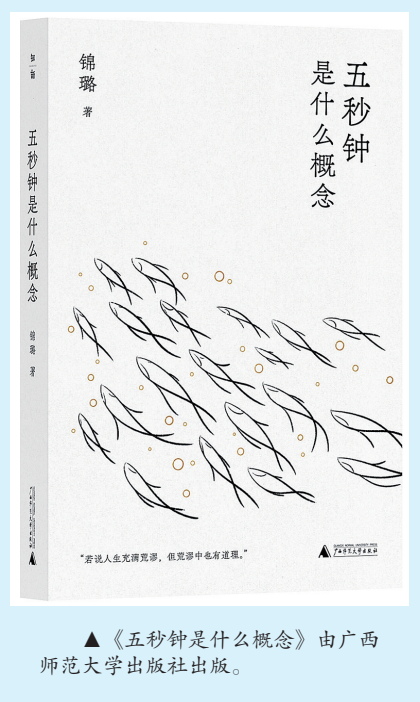


生命隐痛下的人性关怀

——读锦璐小说集《五秒钟是什么概念》

□ 廖 洁



▲《五秒钟是什么概念》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西作家锦璐的小说集《五秒钟是什么概念》共收录近年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当代》等刊物的十部作品，包括《毛纺厂在西北偏北》《女人边锋》《复调喀秋莎》《不忘》《灰姑娘》《看你一眼有多长》《五秒钟是这么概念》《夜路》《我是金银珠》《乔丹的祝

福》。锦璐的小说创作对城市普通人的现实生活给予深切的关注，她以敏锐的眼光和细腻、温情的笔触描绘了城市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困境。通过深入城市普通人的心灵世界来发现并讲述小人物内心深处的隐秘记忆与伤痛，表现人物命运的坎坷曲折和现实生活的无奈悲伤，揭示出现代人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和情感危机。这部小说集向我们传递了一种女性作家对情感、人性的独特认知。

锦璐曾做过记者，这样的身份让她更能接触社会中各种各样的人，审视他们的生活。她曾说：“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对社会的敏锐度是非常高的，对底层写作有种本能的反映。其实我在写作时没有刻意追求或者主动追求底层写作，我经常是会由一个场景激发了想象，以此来处理故事构成。”正如此，她的作品多体现了对普通人的关注，书写了他们的焦虑、迷茫。《不忘》中的金燕在是否要把母亲送去养老机构这件事上，即便是医生建议甚至还认真询问家里老人有过类似情况的同事朋友，也得到了母亲的回应，金燕仍犹豫了。与丈夫林高远结婚后，生活与情感上的不如意让金燕不禁怀疑“难道是与钱打交道的职业需要耗尽了她的对生活的热情？”《灰姑娘》里的刚子想帮助麦多多让其搬到自己住的地方，但是家庭艰难的情况让他发出疑问：“万一抗不下来，再让人家搬出去？”录音机播放的声音没有达到麦多多原来的期待，她失望，不断地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这种焦虑和迷茫让他们感到痛苦和无能为力，进而揭示了作为独立个体在自我生命中无法避免地存在人性固有的缺陷。

《看你一眼有多长》里的“我”同样面临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在生存困境面前，“我”陷入对诗歌梦想的怀疑，怀疑自己写过的诗，怀疑自己是不是曾经写过诗，甚至不止一次想到自杀。《我是金银珠》中，作为底层妇女的小金面对男人让自己诬陷雇主陶叔骚扰自己的威胁时，也陷入深深地道道挣扎中。这些篇什，无不描绘出了普通人的精神困境与自我挣扎，同时也写出了他们的顽强与坚持。

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处于社会中的普通大众，人生不免落入现实生活的世俗中，锦璐通过展现他们在情感、物质上的种种遭遇牵扯出他们内心的纠结、身体与精神的隐痛，并试图彰显人性中的温暖之于个体的支撑力量。《毛纺厂在西北偏北》中身患重症辗转回到故乡小城的马依拉得到了父老乡亲的热情接纳，具体体现在每天饶有兴致地守在手机屏幕前观看她直播如何织毛衣，给她以温情、以鼓励，甚至董事长母亲捐赠的“最温暖”小城票选获得者的挂饰都是马依拉的作品。《女人边锋》中的边锋身体缺陷并没有让她感到颓废和失去生活的希望，相反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即使腿部装了假肢但是也要掷出标枪以向时代的偏见发出挑战，这样一个敢作敢为、积极向上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复调喀秋莎》里的艾老师坚强乐观，从未告诉朋友自己的老伴已经去世，因为她不想被他们视为一个无亲无故的孤寡老人。青春时期的冲动语言伤害了朋友，丈夫、朋友与自己之间的尘封往事公之于众，回忆、愧疚、伤痛在一次聚会中得到了朋友吕心韵的抚平与原谅，让读者看到了人性的一缕微光。

锦璐看到了人们身上的闪光点，这对于提升个体的生命价值至关重要。马依拉虽然身患

重症，却依然乐观地生活着；边锋敢于爱，具有反抗精神；艾老师积极向上，不断学习以跟上新时代的步伐；麦多多勇往直前，坚守梦想；小金善良而淳朴。这些形象都体现了作者对普通人不畏生活的磨砺，在困苦的生活中顽强地坚守自我和不卑不亢地接受来自精神苦难的考验予以别样的情感。通过展现这些普通人所体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强调他们在追求自我尊严方面的生存方式，彰显了在困境中普通人所散发的人性光辉，反映了这位女性小说家对人性的深刻关怀。

锦璐以她的书写将底层民众的精神世界呈现得深入人心。她在作品中描绘了时代变革中的各类人物形象，包括自信坚强的残疾女性、逐渐坠入风尘的文艺女青年，以及在底层艰难生存的打工人、独居的老人等等。她以真实的笔触描绘了他们的生活，揭示了这些生命个体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以及他们在艰难生存和情感迷失中的痛苦经历，并用理性的文字进行书写。因此，她以理想主义的情怀和充满温情的文字将平静表面下的暗潮涌动和人们的情感挣扎、精神痛楚娓娓道来，理性地传达出人们的失落和迷惘，抚慰着个体的精神世界。

锦璐并不过多关注人物生活的艰辛，而是在生命的隐痛中寻找新的生存智慧，包括女性的力量和坚韧、小人物的善良和温情，以及年轻人对美好理想的坚守，这些都是她作品中生存智慧的体现。只有通过触摸到底层民众的内心深处，她才能展现出最真实的生活，并对此进行理性思考，探究普通人如何在带着伤痛的环境中以更积极更有价值的方式生存。

江湖内外，时间之中，一个平民的心跳

——唐允诗集《不如去看芭蕉》印象

□ 黄明海

拿到唐允这本诗集有些时间了，一直不太忍心读完，仅从目录来看，他的诗歌涉及了太多方面，工作和生活、城市和乡村、亲人和朋友、爱与被爱、悲伤和快乐、幸福和烦恼、寂静和喧嚣、幻梦和现实……对我来说，不攒够相关的体验和情绪，贸然去读他的诗歌，虽然也能读，但会损失大部分的营养。就如诗集的第一首《山中》，你须得领略过山中之景，也领教过爱情之味，方能抓住他这突如其来的比拟，或者会心一笑，或者泪水潸然。更不用说，诗人在其后的诗歌里，写尽了五味。

由此，想起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棉口蛇之国》里的诗句：“出生，而非死亡才是难以承受的损失/我知道，我也曾在那儿留下一层皮。”从到人间开始，每个人就开始了消磨，面对这种处境，唐允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咀嚼它。在读完这本诗集之后，我对这些诗歌有了新的认识，并从这冗杂的叙事之中，看到诗意的线索或明或暗，但始终是有迹可循的，即它们都不外乎这三个词组：江湖内外、时间之中、平民的心跳。

这里的“江湖”是唐允内心那片草莽、恣肆、试图摆脱俗世规则的自留地。他以时间为墨，以自己为笔，因此他能深刻感受到，时间如何作用在身上，那些阴晴圆缺、四季轮转及草长花开等，不过是时间的副产品。面对大千世界，唐允显得恬淡、平静，有时又充满忧思，他诚实地记录着原始的心跳，当然有幸福快乐，纵使有些情绪不太愉快，也似乎享受于此。是的，也正是这种平视和从容，对所遇之事，不论好坏进行“敲骨吸髓”的感受，俨然

让他具备了平民的品质。所以，这本诗集如此立体，如果认真读完，几乎可以确定诗人的善良、率真、敏感、细腻、怀旧与多思。

江湖内外，他来回穿梭，并以身入局。在唐允的青少年时代，他渴望自由，企图挣脱来自各方的束缚，所以选择了离家出走，至于后果全然不去理会，“那时我年幼，十五六岁/带四百块钱离家出走……”（《相忘于江湖》）。这外界的诱惑，让他既恐惧又勇敢，“傍晚走过旧街/看到了一个出了车祸的人躺在路中间……在世界另一边/我担心他翻起身来，浑身是伤……”（《世界另一边》）。很多事情并非顺遂，好在有惊无险。后来他才知道，江湖就是江湖，不是别的。“当他走入大街，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守着一秩序……他扛着巨大的无知继续向前走去/又像是在原路返回……”（《走出小房间的人》）。现实规则的存在，早已年深日久，他试探那些制度，来确认自己，“我对这两只老鼠的仇恨/不只是因为它们偷吃东西/并弄出声响/还因为它们使我们知道我身在何处……它们故意赴死/让我知道何为死亡/我们今后将只有我们和没用完的毒药……”（《这儿》），由对抗、接触、熟悉并和解（准确说是自洽），直到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暧昧的氛围，“我和它们一道体验爱在心中耗尽的滋味/这竟然是欢快的/我感受到了，旷日持久的折磨/正在我不识得的某人身上获得解脱……”（《知了》）。既然存在，姑且享之，这是唐允告诉我们的处世哲学。

时间之中，诗人心思细腻，尽力捕捉光影移动的瞬间，在平实的叙述间完成诗意。在时

间的催生之下，诗人用文字和事物构建起隐秘的通道，他从中召出风，唤出雨，呼来春夏秋冬，也调出悲欢离合。一路上，那些或被遮蔽、或被忽略的部分，经由他一一解救出来，或直白、或纠结、或蜿蜒、或僭张……有限的年华里，唐允多次经历他人的生或死，由起初的惶然到肃然，“——刚刚离去的人流泪的脸。我终于知道这世界需要的铁/为何这么坚硬，并且垂直/并且，刷着油漆……”（《街灯》），再到淡然，最终走向了坦然，“我独自走进了园子边缘的芭蕉林/找到吐出最黄的芭蕉的那株/将它放倒/不然过不了多久就会烂了……”（《不如去看芭蕉》）。是的，他的这种坦然通透之美。他和时间做朋友，时间也待他不薄，对于那些远去的事物，谈不上伤悲，只是保存着近于了无的余味，“我那几乎没有什么印象的爷爷在这件事上/也曾那么爱我……”（《关于爷爷的记忆》），以待时过境迁，疗愈自己，或他人。他反复提起回忆，并非耽于昨日，不过是为了确认更多的明天，他确凿知道，晴朗的意义，“阳光冲过来的时候/向我喊了一声/我没听清/但一切，似乎有了点指望”（《晴朗》），也更知道死生的意义，诚如他所言，每个人只可能为自己死去，并且在这样的过程中，只会是无知地、自私地为别人活过一生。

一个平民的心跳，重要吗？这个问题难置可否，但唐允用自己的诗歌，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平和的笔调，沉静的叙述，将一个情感真实、内心翔实的平民呈现在读者眼前，引得我们悲欣交集。这些诗歌有让人惊喜的想象力，可我知道，非是语言所至，而是情感借

笔力所至。这精准的情感表达，是他无比忠于自己的直觉和情感，并坦诚揭露它们。在这座大花园里，唐允并不想用一两种花来撑满整个园子，他要的是百花齐放。因此，凡他所遇，皆入囊中：比如，初为人父的《快乐》；和想起曾爱过之人的快乐、想到我不属于我的《不安》；身不由己的《悲伤》；《沉睡之后》时隐时现的忧伤；那最长之夜的《寂寞》；甚至痛苦逐渐遁逃（《在父亲的荒野》）；直到沉默（《沉默是金》）；并最终获得一种自然，“一个男人用铁锤的样子/一定是最自然的/直接，热烈……”（《自然》）。他把情绪几乎写尽，却唯独没写下“怒”，唐允如此宁静，像百色盆地上的右江河一样。他内心的颗粒度细小而善感，在唐允所写下的诗歌中，我可以确定，每个人至少可以认领一次自己的心跳。当读者有这样的反应时，我更可以确定，唐允必定是幸福的。

合上诗集，我意犹未尽。太多思绪萦绕在身旁，一时间竟不知道去回味哪种。我探究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唐允的诗歌中公共情绪少，大多数是个人的情绪，这种情绪不居高、不傲慢、不聒噪，敢于直视所站立的土地和环境，因而具有平民本色。对于唐允的诗歌，其实每一首我都有很多话想说，不仅是因为他是一个对自己认真“搜身”的人，还因为他很重视自己的感受，那些被他使用的文字是幸福的，因它们皆有归处。在写诗这件事上，唐允认真而笃定，他赋予那些远远近近、明明灭灭的事物具体形状，并揉进自己的真诚，如同时常面对的芭蕉林，他让一切变得可触起来。为了不让诗意朦胧而扰人，他如此善良。